

春秋經傳集解

春秋經傳集解昭第二十一

杜氏 盡七年

經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當雪而雹故以為災而書之夏

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

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靈王始合諸侯楚人執徐子稱人以執以不道於其民

告。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申

會以伐具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宋不在故也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執齊慶封殺之楚子欲行

霸為齊討慶封故稱齊于偽切。遂滅賴。九月取鄆鄆音邑傳例曰克邑不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欲與俱田遂止鄭伯復田江

南許男與焉前年楚子已與鄭伯田江南故言復扶又切音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

二君待之二君鄭許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

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不易言有難以或切注同

乃旦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欲得諸侯謀事使舉請間君若苟

無四方之虞虞度也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欲借君之威寵

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

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

天所相相助也相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

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

之棄不以五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殆危也

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多其我之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

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嶽岱西嶽

嶽恒許亮切本又作嚮音岳音代在兖州華南嶽衡北

化切在雍州如字在荆州如字本或作常在冀州案作恒

者是也北嶽本名恒山漢為文帝諱改作常耳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釋文三塗山名

陽城在陽城大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南音秦下大室荆山在始平

在新城音隸則當水旁作尔恐非本或作淙字誤也中南在始平

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雖是天下至險無德則滅亡冀之北土燕代馬

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

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身通也享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

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

其守字於國則四垂為字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相

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無知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

盟主里克不鄭事在信衛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信

刑音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

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

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

春秋時見言不得自往謙辭直九切陽于敏切楚所諸侯

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蓋楚子遣舉晉侯許之楚子

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

安於小小不能其大夫多求也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

遠圖如字晉楚同也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焉用朱盟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

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大國晉也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

衛曹邾乎曹邾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

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言楚威力所能及王曰然則吾所求者

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逞快也求人以快意人必違之與人同欲盡濟

為下會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禦止也申豐魯大夫

呂切下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

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西陸朝覲而出之謂夏三月日在昴畢

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其藏冰也深

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沍閉也必取積陰之冰所以道

導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言不獨共其藏

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黑牡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立其祭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

其神音巨茂后切音其出之也挑弧棘矢以除其災挑弓棘箭所

御至尊故音胡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食肉之

朝廷治其職事就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命婦大夫

官食者音預大夫命婦喪浴用冰音欲祭寒而藏之

享司寒祭寒而藏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

本或作祭司寒者非獻羔而啓之謂三月四月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

之優尊公先用火出而畢賦謂三月四月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

無不受冰老致仕山人取之縣人傳之山人虞官縣人

之隸人藏之與隸皆賤夫冰以風壯冰因風寒而以風出

風而散用其藏之也周周密其用之也徧徧及老疾則冬無愆陽愆過

冬溫起度切夏無伏陰伏陰謂春無淒風淒寒也秋無苦雨霖雨

所患苦音林雷出不震震霆也春無淒風音亭無蓄霜雹癘疾不降癘惡

音災民不夫札短折為夭無蓄霜雹癘疾不降音也

棄而不用既不藏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

越散也言陰陽失序雷風為害

如字又色界切徐色例切

章藏冰之道也七月詩幽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沖謂十二

之日其登獻羔祭非謂二月春分蚤開水室以薦宗廟彼○  
貧切在洛切冲直忠切陵證切一音陵音早音九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

以疾如子產言乃旦切鄭伯先待于申自楚先至會地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

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令君始得諸

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也

縣南有鈞臺啓蓋啓享諸侯於此夏商湯有景亳之命河南鞏

戶雅切注做此鈞音均彼宜切周武有孟津之誓將伐紂也釋文孟成

存湯亭或言亳即偃師步各切九勇切周武有孟津之誓本又作盟音孟成

有岐陽之蒐周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康有豐

宮之朝豐在治平鄆縣東有靈臺康穆有塗山之會周穆王會

山塗山在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僖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在僖

壽春東北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選擇

恤王曰吾用齊桓用會召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

舒亮切音王曰吾用齊桓陵之禮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

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言所聞謙示所未行獻公合諸

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宋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

男會公之禮六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君子謂合

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規正

之過相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

以規左師子產所獻六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父而弗見

椒舉請辭焉請王辭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言為宗廟田獵

章玉切適也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恨其後至故言將

他彫切為于偽切相見經并書宋大子佐知此言在會前墮徐子吳出也以為貳

焉故執諸申言楚子以疑楚子示諸侯侈自奢椒舉曰夫六王

二公之事六王啓湯武成康穆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

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仍緡皆國名而商紂為黎

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夷國名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中畿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

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復很也汰音秦

切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後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惡及遠方

則人棄之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為十三年楚○秋七月楚子以諸

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經所以更叙諸侯也時晉之屬國皆歸獨言二國者鄭伯父於楚宋太子

不得時見故慰遣之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從伐吳以答見慰

使屈申圍朱方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屈申屈蕩之子八月甲申克之執齊

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吳八月無甲申日誤將戮慶封椒舉曰臣

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逆命謂性不恭順其肯從

於戮乎言不肯默而從戮播於諸侯焉用之播揚也

馬於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

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齊崔杼弑君慶封其黨也故以弑君罪責之

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

以

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

從之造於中軍中軍王所將也音恭初觀切棺也七報切子匠切音但王問諸

椒舉對曰成王克許在信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

其櫬王從之從舉言如遷賴於鄢鄢楚邑於晚楚子欲遷

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為許城也韋龜子文

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

校謂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王心不違民其居乎言將有事民

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九月取鄆言易也莒

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

取著丘公去疾也不書奔者潰散而來將帥微也重發例者以

對通叛而自來以政切直居切徐直據切起呂切戶

切直用切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

田賦在哀國人諺之諺毀曰其父死於路謂子國為已為薑尾

謂子產重賦毒害以今於國國將之何子寬以告子寬鄭子產

百姓教邁切

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以用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

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也法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

言逸詩子產自以為權吾不遷矣遷移也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

渾罕子寬侯溫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涼薄也音作法

於貪敝將若之何言不可久行姬在列者在列也蔡及曹滕其先亡乎

偏而無禮蔡偏楚曹鄭先衛亡偏而無法偏晉政不率法而制

於心民各有心上之有子產權時救急冬吳伐楚入棘櫟

麻棘櫟麻皆楚東鄙邑蔡縣東北有櫟亭力秋切徐失灼切以報朱

方之役朱方役在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夏汭漢水曲入江今

楚盛兵在東南以絕其後射食夜切又箴尹宜咎城鍾離宜咎

大夫襄二十四年奔楚音食亦切又音夜遂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然丹鄭穆公

奔楚于委切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彭生楚大夫

其良切又居良切皮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成十六年辟僑

買切徐庸綺切如之難奔齊庚

宗魯地乃且切 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

婦人聞而哭之 適齊娶於國氏國氏齊正卿姜 七住切 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

弗勝穆子夢也 於甲切 顧而見人黑而上僂上僂肩 僂力

深目而豶喙口象豬 豶音 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召其

徒無之徒從者 胡到切 且曰志之志識也 申 及宣伯奔

齊饋之宣伯僑如穆子之兄成十六年奔 齊穆子饋宣伯 饋求位切 餉也 宣伯曰魯以先子之

故伯先子宣 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矣言兄始

則有今日之願蓋念言 音汝 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在齊生孟丙仲壬魯

始見經賢通 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穆 問其姓問有子

問其姓姓謂子女生日 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襄二年 賢牛

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

徒使視之遂使為賢賢小臣也 傳言從夢未必言 唯發切 有

寵長使為政為家 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齊大夫子明 與叔孫相親知 歸

歸

未逆國姜子明取之國姜孟仲母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

仲壬子孟丙田於丘猶丘藉地名遂遇疾焉賢牛欲亂其室而有之

強與孟明不可欲使從己孟不叔孫為孟鍾曰爾未際際接也

諸大夫相接見肯陸其大切饗大夫以落之以殺豬血鬻鍾既具饗禮使

賢牛請日請饗入弗謁謁白出命之日許命及賓至聞鍾聲牛

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國姜也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

而殺諸外殺孟丙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菜書觀於公

萊書公御士名仲與之私遊觀於公宮公與之環賜玉使牛入

示之示叔孫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而何如何見

見叔孫曰何為怪牛曰不見既自見矣言仲已自公與之環而

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

渴授之戈杜洩叔孫氏宰也牛不食叔孫叔孫對曰求之而至

又何去焉言求食可得無為去賢牛蓋杜洩力不賢牛曰夫子

能去設辭以免起呂切注及下同

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寘置也个東西廂之或切

本又箱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寫器今空示若叔孫已十二月癸

丑叔孫不食乙卯卒三日絕糧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豹之庶子叔

略切公使杜洩葬叔孫賢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昭子仲叔帶

家臣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憤洩不與己同杜洩將以路

葬且盡卿禮昭王所賜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

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冢卿謂季孫介次也左不便

如字舊音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舍置也不可曰夫子

受命於朝而聘于王在襄二十四年王思舊勲而賜之路感其

以念其復命而致之君豹不敢君不敢逆王命而後賜之使三

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謂季孫也書名定夫子為司馬與

工正書服謂叔孫也服車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勲勲功今死而

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

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啓牛曰夫

子固欲去之誣叔孫以媚季孫

經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襄十一年始立中。楚殺其大夫屈

申書名。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城陽平昌縣西南有

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

敗莒師于蚡泉蚡泉魯地。秦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冬楚子蔡侯

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氏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

孫為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季孫不欲親其議勅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今名

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

無所入叔孫氏且其子弟以父兄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

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簡擇取二分二子各一

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國人盡屬三家以書使杜洩告於殯告

孫之柩必刃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

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倍閔詛諸五父之衢皆在襄十一年其俱

受其書而投之投擲也帥士而哭之痛叔孫叔仲子謂季

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為鮮西門

季孫命杜洩命使從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從生

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遷易羣臣懼死不敢自也

既葬而行善杜洩仲至自齊聞喪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

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

助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攻仲壬也魯城內自大庭氏之虛司

官射之中目而死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孫氏邑

昭子即位朝其家眾曰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使從於

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披折也謂

遺昭子不知腎牛餓殺其父故但言其見罪適丁罪莫大焉必

歷切本又作嫡普皮切星歷切見賢遍切

速殺之賢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齊魯界上關投其

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齊地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以不

立己為功勞據其所言善之時魯人不以餓死語昭子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

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覺直也言德行直則四方順從之

孟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莊叔穆子父得臣也遇明夷

離下坤上明夷坤苦門切之謙艮下坤上謙明夷初九變為謙古恨切以示卜楚丘

曰是將行行出而歸為子祀奉祭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

死明夷日也離為日夷傷也日明傷日之數十甲至故有十時亦

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

為阜人定為興黃昏為諫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昃為壹隅中

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才早切音餘力彫切明夷

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融明也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變為謙謙道卑退故曰明而未融日

明未融故曰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莊叔卿也卜豹為日之謙當鳥故曰

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卿故知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